

莎士比亚的“性别之战”

——莎翁戏剧作品的女性解读

Shakespeare's "Gender War"
A Female Interpretation of Shakespeare



王玉洁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C13067678

I561.073

29

莎士比亚的“性别之战”

——莎翁戏剧作品的女性解读

Shakespeare's "Gender War"
A Female Interpretation of Shakespeare

王玉洁 著



I561.073

29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莎士比亚的“性别之战”:莎翁戏剧作品的女性解读/王玉洁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5615-4719-9

I. ①莎… II. ①王… III. ①莎士比亚, W. (1564~1616)-戏剧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561.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99915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 @ xmupress.com

沙县方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9×1240 1/32 印张:7.25 插页:2

字数:200 千字 印数:1~1 000 册

定价:2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序

王玉洁是2008年考入上海外国语大学成为我的博士生的。从一开始,她就给我一个很好的印象:谦虚、好学,做她认为重要的事往往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所以,在第一个学期,当她把博士论文研究方向,甚至题目都定下来的时候,我没有感到太意外。根据她自己的说法,莎士比亚的东西太博大精深,如果题目定得晚了,怕自己前期学习的时间不够用,所以只能笨鸟先飞,早早飞进莎翁作品和评论那郁郁葱葱的树林,早早口衔鲜美的果实飞至烟台大学她那温馨的事业家园。

在她读博士期间,同她接触多了,对她了解越来越深,感觉她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人,不喜偏激,没有太出格思想和言论,思考问题比较周详,常常喜欢换个角度看问题,然而,相比复杂高深艰涩的文学理论,她则更喜欢读文本,而且钻进去,做些细致的分析。其实,一个人的性情、气质往往会决定其学术研究方向。玉洁选择从女性角度研究莎士比亚,除了她有比较深厚的学术素养之外,也完全契合了她本身的性情气质。一个偏执的人是不能研究莎士比亚的,因为莎士比亚太过于多面化,偏执的研究往往会得出片面的结论。选择从女性的角度来解读莎士比亚既是多面了解莎士比亚的一个重要视角,也是她的强项,因为她心思细腻,感性而不失理性,所以,我对她是否能够高质量地完成博士论文并未有丝毫的担心。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估摸没有多大偏差。她圆满地完成了博士阶段的学习,顺利地回到烟台大学。之后,我仍然能不时地听到她的好消息。去年7月,她告诉我她从博士论文中摘取的一篇文章在《兰州大学学报》发表,题目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母亲”形象的缺失



与人物身份建构之危机》，同年11月又告知我这篇文章被《新华文摘》(2012年第21期)摘编。这让我感到由衷的高兴，证明她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她朝梦想的目标——把“女性视域下的莎评研究”做大做强——一步一步地靠近，再靠近。

蒙田对于人的成长的不同阶段与谦卑程度之间的关系有过一个很妙的描绘。他说“真正有知识的人的成长过程，就像麦穗的成长过程一样。当麦穗高傲地抬起头时，它的内心是空的。但果实饱满时，它谦虚地低下头。”这个过程，是求知的过程，也是成长的过程，是一条有着普遍意义的规律。这个规律对我们适用，对莎士比亚也同样适用。把莎士比亚早期的作品和中晚期的做一个比较就可以发现这条规律的可信性。早期的莎士比亚是自信的，认为“人的价值和尊严”是最值得讴歌和维护的，所以他在作品中竭力颂扬这种价值和尊严。无论是《爱的徒劳》，还是《终成眷眷》，抑或《罗密欧与朱丽叶》都鞭挞了“媒妁之言”这种陈腐的婚姻观念和道德理念。爱情在这些作品中无所不能，可以消除社会地位的差别，可以化解世代的夙仇恩怨，可以战胜人性的贪婪狠毒，可以让生命永恒，世界和谐。到了中早期浪漫主义喜剧时期，爱情依然是主题，但他已经开始对生命、对社会、对人性 and 人类文化进行思考和提问。可以说，莎士比亚的浪漫主义喜剧都是以爱情为主题的，并以爱情的名义，对各种各样形而上的问题进行探讨和思考。比如《皆大欢喜》中的老公爵被自己的弟弟设计陷害，王位被篡夺，自己也被放逐到亚登森林中去。从人类道德来衡量，老公爵是受害者，是被“篡夺”的对象。但在亚登森林中，人类却“篡夺着”动物们的领地和资源，他们猎杀生灵，砍伐树木，将所有的资源都掠为己用。这一“篡夺”的事实，被勤于思考的杰克一语道破。莎士比亚在这里对人类的道德观提出质疑和诘问，这些质疑和诘问是隐藏在甜美爱情表象下的深层哲学主题。尽管这样，他中早期的作品风格依然是欢快明亮的，所谓“大醇小疵”也。到了中期的悲剧和悲喜剧，其风格就截然不同了。和谐的田园美景和醇美爱情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风雨飘摇、百花凋零的凄凉景象。对

人性的深层理解使莎士比亚不得不直面人性的堕落和沉沦,也促使他对早期通过爱情来救世的理想主义的存在方式进行重新审视。这时,他是悲观的,人性的无知、渺小、脆弱、贪婪和放纵在他的悲剧中都得到体现并加以放大。人类如何自救,如何通过自救来建立理想社会这一主题体现在他所有的悲剧中。哈姆雷特的自救是以“玉石俱焚”为代价的,李尔的自救搭上了他最心爱的女儿的性命。麦克白的自救之路更为惨痛,他的理性完全无法控制住幻觉,于是在癫狂中一路前行,冲向自己的坟墓。人类究竟能否自救?还是要呼唤“他救”?莎士比亚在这个哲学命题中困惑不已。这时候的他是一株饱满的麦穗,他低下了曾经高昂的头,现实的困惑使他苦闷,使他发出诘问“在我看来,这一个泥土塑成的人又算得了什么?”

相比于中期的凄风苦雨,晚期的他变得安详平和。他的一些理念和蒙田的想法不谋而合,“顺应自然”成为他作品的主旋律。“善恶有报”、“宽容有福”等理念不时地出现在他的传奇剧中。通过神秘的“他救”(指神性)和“自救”的结合,莎士比亚完成了一生都在追求的“精神超越”的体验。

玉洁的论文从女性的角度解读了莎士比亚从中早期到中期的思想历程的转变。对于一直习惯于从男性角度解读莎剧的读者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体验。她提出的许多观点都十分新颖有趣。比如对浪漫主义喜剧的解读,她把所有文本中描述的世界分成两个世界:一个是狂欢的世界,由聪明睿智的女性做引领人,一个是正统的世界,由传统的男性来掌控统治。在对大量实例剖析的基础上,她指出:莎士比亚在“狂欢世界”这个世外桃源中充分发挥了作为伟大思想家的想象力,把在“正统世界”中所无法实施的许多理念付诸于这个癫狂世界。通过对两个世界截然不同的运作模式的比较,看看哪个模式是更符合他心目中理想世界的模式的。又比如在对悲剧的解读中,她颠覆了许多一般读者原以为理所当然的观点和看法。比如说一般读者通常是从男性角度看待奥菲利亚、葛特露、苔丝德蒙娜和麦克白夫人的,所以,她们是善是恶是按照男性主导的世界的道德观来判定



的。但是,如果我们从女性的角度来对她们重新评判,会发现原来的判断标准有许多不甚合理之处。还有,我们一直认为“父权社会”的模式是有益于男性的,殊不知这样一个社会其实也同样在戕害男性,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和麦克白都是这样社会的牺牲者。这样一个社会要求男性必须是强大的、有泪不轻弹的,甚至要求他们是残暴的,“成大事而不计小节”的,所以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心理偏差问题。她的那篇《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母亲”形象的缺失与人物身份建构之危机》,从“母性”缺失的角度谈了四大悲剧男女主人公心理危机形成的原因和他们艰苦自救的历程,可谓观点独到却又合情合理。

今天,我们从各种角度来研究西方文学,从女性角度的挖掘和剖析是不可或缺的。客观上说,女性及女性思维给学术研究带来了新鲜空气和变革力量。女性主义强调一种独立的、不受男权文化影响的,或者说与男权文化相对应的女性文化。她们采用关爱的方式,重视移情的作用(体谅他人的处境),与竞争性的、对抗性的和个人主义的男性思维相中和,使学术研究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中国当代学术研究需要构建一种将生命关怀作为学术灵魂的精神维度,这也对提升我们国家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还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她的研究方法。论文并没有大量地运用晦涩艰深的当代文学理论,而是将理论融于文本分析之中,使理论与文本分析丝丝入扣,她对大量的文本进行了细致地剖析,从具体的分析中得出结论,因此十分具有说服力。我一向不太赞成当下较为流行的学术方式:总是在追随西方的新的批评理论且大量地照搬这些理论,论文写得艰深难懂,并把之作为一种时髦的形式加以炫耀。搞文学批评一定要做到心中有一把尺子,不能盲目照搬别人的东西。西方的精髓精华我们要吸收,但糟粕的东西一定要抛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玉洁的论文还是值得赞扬的。

我很欣喜地看到,这本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书稿,相较于她英文版的博士论文更为深入和细致。玉洁是个有心的人,相信她不会以为自己登上顶峰而止步于此。作为她的老师,我对她一直很有信心,

因为她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过去没有，将来肯定也不会有。我满怀期待，看到她和其他年轻学者呈现在我们眼前那一片开满苹果花的大地。

李公原

上海外国语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英国文学学会 副会长

2013 年 5 月

目 录

绪论 莎翁的“范式化”作品和女性视角	1
一、研究依据	1
二、文献综述	13
第一章 莎翁浪漫主义喜剧的女性解读	24
第一节 他世界的狂欢与父权社会的颠覆	24
一、亦幻亦真的梦中世界:《仲夏夜之梦》	
中绿色森林的狂欢	26
二、“世外桃源”贝尔蒙托:《威尼斯商人》	
中的狂欢世界	32
三、“放浪形骸的文字”:《第十二夜》中	
奥利维亚宅邸的狂欢	42
四、“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皆大欢喜》	
亚登森林中的狂欢	48
五、结语	53
第二节 浪漫主义喜剧中的女主人公:最为健全的人类	54
一、海伦娜和赫米娅:追爱的维纳斯	54
二、鲍西娅:莎士比亚戏剧中最出色的“知性女神”	58
三、“原初女性主义者”奥利维亚:我的命运我做主	63
四、田园公主罗瑟琳	67
第二章 莎翁四大悲剧的女性解读	71
第一节 莎士比亚的奥菲利亚与耶弗他的女儿	71



一、父权社会的牺牲品	73
二、“白纸”现象：男权话语中的她们	79
第二节 葛特露：你的名字是女人！	82
一、“你有眼睛吗？你甘心离开这一座大好的高山， 靠着这荒野生活吗？”	85
二、葛特露：你的名字是女人！	91
第三节 苔丝德蒙娜：文化排他与厌女主义的 双重牺牲品	93
一、“女人所做的坏事，无非是拜男人所赐”	95
二、“白魔鬼，黑欲望”(white devil, black lust)： 来自父权社会的毁谤	98
三、白色+黑色=黑色：白人社会中根深蒂固的 种族主义情结	106
第四节 考狄利亚：邪恶人世间的大自然的女儿	110
一、“我爱您只是按照我的本分，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考狄利亚的“独立宣言”	111
二、“我不会让我的心涌到我的嘴里”：考狄利亚的 “愚蠢”生活理念	116
三、“我的可怜的傻瓜被绞死了！”：考狄利亚 和弄人“傻瓜”之间的关系	121
四、考狄利亚的死亡：理性所无法预测 和掌控的悲惨结局？	125
第五节 巨人还是侏儒？ ——麦克白夫人的“去女性化”之路与毁灭	129
一、“麦克白夫人是否能孕育子嗣？”——对麦克白夫妇 家庭状况的“还原”	131
二、麦克白夫人对父权社会颠覆的失败	139
三、麦克白夫人的“去女性化”之路与毁灭	145

第六节 莎士比亚悲剧中“母亲”形象的缺失 与人物身份建构之危机	147
一、哈姆雷特的艰难建构历程以及奥菲利亚的 “亦妻亦母”之角色	150
二、李尔的家庭危机及重建“自我”的艰难历程	154
三、《奥赛罗》中“母性”的缺失与苔丝德蒙娜的 性格“缺陷”的关系	160
四、《麦克白》中的“杀人母亲”:麦克白夫人	163
五、结语	165
 第三章 “天地之间有许多不为人知的事物” ——莎翁四大悲剧中的哲学观探佚	166
第一节 “这一个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 ——《哈姆雷特》中的基督教和怀疑主义哲学理念	169
第二节 《奥赛罗》:低级理性战胜神圣爱情的悲剧	173
第三节 李尔王的自我认知与自我救赎之路	176
第四节 “美即丑丑即美”:《麦克白》中真实与虚幻的较量	181
 第四章 从浪漫主义喜剧到悲剧:莎士比亚女性观探佚	187
第一节 矛盾统一体:作为普通伊丽莎白白人的莎士比亚 和作为伟大艺术家的莎士比亚	189
第二节 莎士比亚对父权社会的“颠覆”与“维护”	192
第三节 莎翁女性观探佚	198
 第五章 结束语	200
 主要参考书目	209
后记	215

绪论 莎翁的“范式化”作品和女性视角

一、研究依据

本书的研究题目是“莎士比亚戏剧作品的女性解读”，其着眼点是女性视域下的莎翁作品解读，而其立足点则是对莎士比亚戏剧作品中的女性人物的解读，并在此基础上对男性人物进行解读，从而挖掘莎士比亚的“性别观”，即题目中的“性别之战”。在开始论证研究依据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 Phyllis Rackin 在其著作《莎士比亚和女人》中的一段论述：

关于对女性的态度，莎士比亚的戏剧透露了太多，但正因为太多，才让人感觉不知所以。所以又可以说他透露的太少。女性人物被理想化又被魔鬼化，在某个戏剧文本中被赞美的女性的行为会在另一个戏剧文本中被谴责和惩罚。而且最重要的是，在戏剧文本中的每一句话都只是代表了文本中说这话的人物的观点，与其作者莎士比亚似乎没有太大的关系。（Rackin, 2005:95）

引用上述的观点是为了帮助论述本研究的研究依据：对莎士比亚女性的研究并不是简单地建立在他的某一部或两部戏剧作品的基础上，因为如果那样做的话所得出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正如 Phyllis Rackin 所说的那样，“在某个戏剧文本中被赞美的女性的行为会在另一个戏剧文本中遭到谴责和惩罚”。也就是说，他的戏剧作品常常会在某个具体的价值观上出现互相矛盾的现象，因此仅靠一部戏剧就得出研究结论显然是不科学的。笔者对莎士比亚女性人物的研究是建立在一个较大的框架中：建立在他在不同创作阶段中完



成的八部作品的基础上。这八部作品分别创作于两个阶段,是他这两个阶段的“范式化”(指类型相同的)的作品。从这八部“范式化”的作品中试图挖掘的是他在特定的创作时期所持有的哲学思考,即他在两性关系和性别传统等方面所秉持的态度和观点。因为“两性关系”和“性别传统”是决定人类身份和人类政治权力分配等的重要元素,因而是构成人类社会生活的要素。对“两性关系”和“性别传统”的分析研究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莎士比亚对人类社会生活状态的种种思考。

一直以来,大多数评论家都认为莎士比亚是一个伟大的“自然主义者”^①,更确切地说,是一个万花筒般千变万化的人类社会的忠实描画者。因此,任何努力——任何试图把他归于某种单一类型的努力(例如把他归于浪漫主义者或是现实主义者,或是古典主义者等)都是徒劳无功的。试想,想要用单一的概念去概括人类社会的本质是一件多么荒唐的事情。因此,仅凭对他的一部作品进行挖掘从而得出是不可行的,两部也不行。以女性主义莎评为例,《驯悍记》^②是现代女性主义者十分喜欢挖掘和研究的作品,被许多女性主义者当成是帮助理解莎士比亚时期的两性关系、性别传统和家庭结构的重要素材。他的另一部同样出色的戏剧作品《温莎的风流娘们儿》却被边缘化——被现代莎评家们所忽略。《温莎的风流娘们儿》同《驯悍记》的内容完全相反,《温》剧赋予了“温莎的风流娘们儿”以极大的自由和权利,她们策划并给了男主角福斯塔夫一系列的折辱和打击(用女性主义的专业语言来讲,他所遭受的一系列侮辱和打击是有象

① 此处的“自然主义者”和现代文学流派中的概念是不同的。现代文学流派的“自然主义”指以左拉为代表的文学流派,他们认为“遗传”和“环境”对人的命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他们用“外科医生”一般的冷静态度来描述一个人的命运遭遇。这里的“自然主义”指莎士比亚的戏剧是还原人类社会图景的作品。

② 《驯悍记》是莎士比亚早期的喜剧作品,情节滑稽有趣。讲述的是一个男子运用巧妙的计策,成功地改造了脾气暴躁的富家女的故事。

征意义的,是女性对男性特权所进行的“阉割”的行为),请问,到底哪一部剧作,是《驯悍记》还是《温莎的风流娘们儿》更能代表莎士比亚对女性的态度?

纵观莎士比亚的大量优秀戏剧作品,我们可以总结出他的一个特点:他是一个能够将任何一种情感表达到极致的人。但如此的莎士比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无法解释”和“无法归类”的人,那么,我们所做的这个研究是否还有意义?我的回答是肯定的。首先,尽管莎士比亚是一个“自然主义者”,他所努力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真实的人类社会的百样千态,但他仍然是一位有着自己的哲学观和人文情怀的伟大作家,我们从他的戏剧中仍然能窥探到他的哲学观和人文情怀,并且能够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抓住并领会他所留下的暗示和线索。当然,这一切都取决于读者的领悟能力。其次,这个研究所努力挖掘的是他在不同的创作时期所秉持的哲学理念,也就是说,通过对他在某一个阶段所创作的几部“范式化”的作品进行分析比较和研究,挖掘他在某一个特定时期所秉持的哲学理念。这种研究方式,相对于另外一种方式——通过对他的某一两部作品进行研究后总结出他整个创作阶段所秉持的哲学或神学理念——来说,要令人信服得多。再次,我所选择的剧目是经过精心筛选的。从他1595年到1600年这个阶段所创作的作品中,我挑选了四部喜剧^①,也就是俗称的“四大浪漫主义喜剧”:《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皆大欢喜》和《第十二夜》。之所以挑选这四部剧,是因为它们在类型和结构上彼此相似,因而被评论家和读者们称为“范式化”的作品。

从1595年到1600年,他还创作了另外两部喜剧:《温莎的风流娘们儿》和《无事生非》。《温》剧无法划归为“浪漫主义喜剧”,因为它是写实的且有“闹剧”的特点和性质。根据 Phyllis Rackin 在其论文

① 这四部喜剧在中国被称为“四大喜剧”,在国外被称为“四大浪漫主义喜剧”。“四大喜剧”的标准在国外太过宽泛,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



《我们的法规与我们自己》(*Our Canon, Ourselves*)中所陈述的观点^①,这部剧是莎翁喜剧中唯一一部将背景安放在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的剧作。在当时,它广受观众的欢迎(Phyllis Rackin 在其论文中提供了详细的数据),这种受欢迎程度也从侧面反映了它的写实色彩。《无事生非》无论在因为同样的原因被排除在浪漫主义喜剧的范围之外。浪漫主义喜剧有以下的特点:

1. 男女主人公必定要经历磨难、克服各种障碍和彼此间的误解才能最终结成眷属。喜剧的结尾会有几对情侣或走上婚姻圣坛或沐浴在节日般的喜庆气氛中。

2. 喜剧常常带有奇幻的、超现实的、神奇的或令人难以想象的巧合发生。抑或有让人难以置信的相认行为、不遵守社会秩序的乖戾行为、邪恶之人的悔改行为等情节出现。喜剧里还会有令人神往的或理想化的、超自然的景色和场景描写。

很明显,《无事生非》无论在谈话风格,还是场景安排,都是现实主义风格的,是不符合上述标准的。所以它被排除在外。

另外,莎士比亚在这个时期所创作的历史剧也被排除在外,其主要原因是:(1)历史剧的角色是男性独大的,女性角色十分受限。女性角色大多被边缘化。(2)因为题材的限制,历史剧中女性的角色倾向于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在战场上英勇无匹、胆识过人、嗜血好斗的女性将军的形象(如《亨利六世》中的琼),另一个极端是只在家庭范围内活动的贤惠温顺的妇人形象。

从1601年到1607年,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生涯又进入了另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个阶段他所创作的戏剧主要属于“悲剧”和“黑色喜剧”的范畴。有四部悲剧被涵盖在我的研究中,排除了《雅典的泰门》,因为在这部剧中没有重要的女性角色。但在选择剧种的时候我也处于两难的状态:是否将浪漫主义喜剧和黑色喜剧中的女性人物

^① 参见 Phyllis Rackin. *Shakespeare and Wome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62.

角色进行比较是更好的选择？（毕竟二者都是属于喜剧的范畴）在经过仔细权衡之后，我放弃了这个计划。理由如下：在他的黑色喜剧中，世界已经失去了鲜活明亮的颜色，浪漫的情怀不复出现。生活露出了它最本真、最粗俗的一面，里面的女性人物形象也随之改变：尽管她们仍然美丽，她们却不再拥有仙子般的品格，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小算盘，她们用这个小算盘算计着他人，也算计着人生（如《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的克瑞西达，《终成眷属》中的蓓蒂莱姆、帕洛丽斯，甚至是海伦娜）。这种“单一性”使得比较研究的意义丧失，因为她们并不符合我们对女性的定位：即便是坠落人间的夏娃，也是多面而不是单面的。

在浪漫主义喜剧和四大悲剧之间做一个比较研究是比较新颖大胆的，同时也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尝试。这四部喜剧和四部悲剧是他两个阶段的“范式化”的作品，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莎士比亚在这两个创作阶段的思想理念。就其浪漫主义喜剧来说，尽管它们被定义为“浪漫”喜剧，它们也绝不是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式的浪漫，而是和现实世界联系密切的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剧种。它们所讨论的是真实社会里真实的人面对真实问题的解决方式。在莎翁的浪漫主义喜剧里可以找到关于各种问题的哲学思考，包括：个人的身份建构、两性之间和谐关系的构建、想象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分离断裂、梦境和幻觉对人的影响力等等。相较于喜剧，他的创作才华在他的悲剧创作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挥。悲剧中处处都充满了伟大的哲思。最常见的包括：人的自由意志和宿命的冲突、相对性和绝对性之间的较量、怀疑主义、斯多葛主义、泛神主义、二元论和占星学等^①。有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莎士比亚创作了数量庞大、题材各异的戏剧作品，他的浪漫主义喜剧却在结构上彼此相近：所有的浪漫主义喜剧中都构造了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主义的父权制社

① 见 David Bevington. *Shakespeare's Ideas: More Things in Heaven and Earth*[M]. West Sussex: Wiley-Blackwell, 2008, p. 2.



会,另一个则是与父权制社会迥然不同的“他社会”,这个“他社会”里充斥着“狂欢节”一般的欢乐气氛,又带有强烈的“母性”印记。在这个社会里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针对现实主义的父权制社会的“颠覆”性和“解构”性的行为。《仲夏夜之梦》里的“他社会”是“绿色森林”,《威尼斯商人》里是“贝尔蒙托”,《第十二夜》里是“奥利维亚的宅邸”,《皆大欢喜》中则是“亚登森林”。它们与法制森严且严肃古板的现实主义社会,如雅典城、威尼斯城和公爵府第(在《第十二夜》和《皆大欢喜》中皆为公爵府第),形成极为鲜明有趣的对比。在“他社会”里,女性,尤其是有着良好教育背景的知识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在现实父权社会中产生的种种矛盾都在“他社会”里得到了解决,最终两性之间的关系达到了鱼水交融的和谐境界。以《威尼斯商人》为例,“贝尔蒙托”是女主人公鲍西娅所居住的地方,作为“他社会”,它与现实主义的父权制社会“威尼斯”城相对应。鲍西亚是有着良好教育背景的知识女性,贝尔蒙托恰是由她所“统领”的和谐社会。在贝尔蒙托,人们尊崇互助互爱、自由平等的关系,这与威尼斯的势利、欺骗、种族歧视和唯利是图形成鲜明的对比。由威尼斯所衍生出来的矛盾最终在贝尔蒙托得以圆满解决。其他三部也都有类似的结构特点。在对这四部喜剧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挖掘后,我们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这四部喜剧为什么在结构方面如此相似?这样的重复率代表了什么?是否表明了莎士比亚在该创作阶段对两性关系等问题的思考?

在他的四大悲剧中则只有对现实主义父权制社会的描写。莎士比亚给我们展示了这个社会如何从兴盛走向衰败和毁灭。女性人物不再像喜剧那样占据主导地位,她们都有各自的弱点且被男性社会边缘化。男性人物则深受“厌女症”的困扰。在这样的社会中充斥着形形色色的等级差别:如,男性地位高于女性、白人地位高于黑人、“人类文明”的地位高于“自然蛮荒”的状态。在这个社会中“母亲”的形象严重缺失,因为这种缺失导致人物在身份建构方面出现危机。“身份危机”几乎发生在每一个人物身上。以女性人物为例,《哈姆雷